

石景山区离休老干部

## 抗战记忆

## 惠峰：不打走鬼子不结婚



惠峰，女，1923年11月出生，河北唐县人，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，194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冀热察爱国公校党支部书记，长顺县四区区委宣传委员，沈阳市总工会机关党支部书记，沈阳市工农电子学员班支部书记等职，1979年到石景山区八角中学工作，1984年离休。

## 抬着石灰写标语

我现在叫惠峰，生下来家里人起名叫崔富珍。日本人来了以后，年轻的我经常带领群众参加抗日运动，经常被日本人通缉，只能经常更名换姓，我改过很多名字。

我老家在河北唐县东健阳村，我很小的时候，父亲过世，我妈和我奶奶，带着我哥、2个姐姐、1个弟弟，加我5个孩子一起过。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2个姐姐早早当了童养媳，大哥身份是老师，其实他是地下党。那时候女孩子上学的少，我们村没女校，姥姥村有，我妈送我到姥姥的村里上学，老师也是女的，姓麻，三十多岁。

1937年，我14岁那年，日本人来了，我们天天听到枪炮声，还有鬼子亮晃晃的刺刀，心里也害怕，可女老师不怕，她告诉我们，不抗日就得当亡国奴，永远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活着，要不想当亡国奴，就要把日本鬼子赶走。谁赶？我们自己赶，因为这里的土地祖祖辈辈是我们中国人的。

怎么干？没枪没炮的，老师说，要尽我们自己的力量。当时能做的，是跟着老师黑天白天地去宣传，没纸和墨，我们写大标语，只能用筐抬着白石灰和水桶，把白石灰搁在水桶里，放上水，搅合匀了，当墨；笔是用棉花和破布缠在棍子上，到各个村的墙上写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！”我们班二三十人，每

天各个村子走，村子与村子之间十几里地，也不知道啥叫累，晚上10多点才散。

1938年春节以后，我们县有了抗日民主政府，有了各种组织，有妇救会、青救会、自卫队、农会、儿童团等。政府人员到县里，召集我们开会，给各个村分配任务，我被指派管8个村子，带领各村做军鞋、收军粮，组织大伙儿破坏敌人炮楼、铁道、站岗放哨查路条。小日本离我们家才2里地，说来就来，因为我哥哥是共产党，被日本人定为“共匪”家属，日本鬼子把我家里房子给烧了。根据地领导安排我们家到离村子远的地方住。我根本回不了家，跟大家一起去破坏扰乱敌人，炸炮楼、拆铁道。我走到哪个村，就在哪个村里吃，睡觉不敢在村里，在野地的坟圈子里睡。

## 堂哥遭残害

别看我才十四五岁，胆子可大了，我是妇救会主任，因为年龄小，所以是代理的，但我说什么大家都听。

打日本鬼子得有吃的，部队打仗也得吃饭，我们要做两件事儿，先是种地，种地是早晚偷着种去，因为我们村是小日本的“爱护村”，日本鬼子有望远镜，我就带着大伙儿趁着天黑出去，种的是谷子、高粱什么的。

除了种地，就是破坏鬼子的炮楼。男人都抗日打仗去了，村里剩下的妇女、老人和孩子，我们十四五到十六七的都算是大人了。夜里，我们从七八里之外的地方开始挖地道，挖到鬼子炮楼下边，把炮楼底儿炸了，或是炸一个边角，炸不掉整个炮楼，因为我们的武器很差，就有点地雷和手榴弹，都是自己做的，威力不大。破坏铁道就是去拧铁道的螺丝，拆铁道。

日本人看我们齐心，就想诡计对付我们。

有一天，上边“县大队”的来了几个人，说：“今天晚上，咱们组织人去挖地道，炸小鬼子炮楼去。”

到了晚上，我们一帮人刚一出村，工会主任就觉得有问题，他比较敏感，捅了我一下，说：“小崔，今天晚上的人，不像我们大队的，你看他说话，不对劲儿。”我一听就明白了，赶紧捅旁边的人，大家互相捅，解散了。趁着天黑，我们的人跑了一部分，我和工会主任都偷偷跑掉了。

我堂哥是青救会主任，才16岁。他没反应过来，还跟那个冒充县大队的人亲热，结果到了铁道边，他们刚一动手搞破坏，就被日

本人抓了。

日本人把我哥哥和其他抓的人押回村，给他们上刑。那时候是保甲长制，保甲长派人，把我大妈和家里其他人也押都到现场，全村人都来了。日本人抓到共产党和抗日的人，办法是埋活人，让你自己挖坑埋自己。

我哥哥就是不挖坑埋自己，日本人就上手打，怎么打他，他都不挖，别看他才16岁，骨头可硬了，至死就是不给日本人低头。鬼子气得把他浑身衣服扒光，然后上来个鬼子，用炮弹一下一下砸我哥的头，没几下就把我哥的头给砸烂了。他们打烂了我哥的头以后，就用战刀一块块卸我哥，我和我大妈在一边看着，只能哭。日本人就是要让群众看这惨状，看你还敢抗日不，卸完人，日本人再把人埋了，他们不是自己埋，是让你家里的人埋，那个惨啊。

## 我以为我早就是党员了

打14岁跟着老师写抗日标语开始，我干的都是抗日的事儿，日本人说我们是共产党，抓我们，我就以为自己是共产党员了。

有一天，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的哥哥路过我们村，哥哥回家问我：“你是共产党员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早是共产党员了，小日本来了以后我就是了。”

我哥说：“你呀，还没入党，还是个老百姓。”

我说：“小日本来了就抓我，说我是共产党，我怎么就是老百姓了呢？我就是共产党员，我就是就是。”我这么一说，我哥哥和他的几个同志都笑了。哥哥给我讲了党员、党支部这些组织上的事儿，我才明白有党组织。

不久我就入了党，介绍人是区委书记，我填了个表，才知道以后自己就是有组织的人了，有事儿得跟党组织汇报。记得第一次开党员大会，我进屋一看，满屋的人都是身边认识的人，我说：“你们怎么都不告诉我你们是共产党员？”大家说：“你不知道党的秘密吗？不能透露自己是组织里的人。”

## 不打走鬼子不结婚

刚开始我们打鬼子，用的是自己造的“土枪”，我们叫独撒把子，一撒打出一颗子弹，有的子弹打出去也不爆炸，一开始也没正规的兵工厂。有时候缴获一些武器，要交给县上的游击队、县大队、区里的游击小队。我们妇救会、青救会等几乎就是赤手空拳，组织老百姓抗日，武器就是铁锹、斧子、钳子、扳子，拆铁道用。一天忙到晚，没时间想结婚的事儿，村里的男青年一

般都动员参军了，女人结婚的也不多。

我们女人也是抗日的“主力军”，我的衣服鞋子都是上边发下来的军装，但我们不能穿，我们在敌人的“爱护村”，敌占区，只能穿老百姓的衣服。衣服也是我们组织妇女们一针一线做的，妇救会、自卫队，忙着呢，要做供给前方战士的衣服，女人们贡献最大，二三十个村通联起来，女人们有组织地开展工作的。

我开始管8个村，后来我到了区抗联，每天在二三十个村跑来跑去，说是我管妇女工作，实际上什么都得抓。那时候，女人痛苦死了，一个月发一次纸，是草纸，钢唧钢唧地硬，来例假的时候，可是受罪了。我们一天跑几十里地，双腿都让草纸划破了，当时最好的就是破衣服，破衣服一点舍不得扔，洗干净，包起来，存着，看哪个女同志来例假的时候，被草纸磨得太厉害了，才给谁点儿，破衣服被我们女人当成是救命的宝贝一样。

旧社会，女人一结婚，不久就要生小孩，可生了孩子，鬼子一来，就可能会被杀了，村里好多小孩被杀了，孩子小容易哭闹，鬼子容易抓到，那实际就是把生下的孩子给扔了，看着别的妇女孩子被杀，我光是跟着别人哭，所以我就发誓：“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结婚。”就这样，我慢慢成了有名的大姑娘。

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，9月15日，我跟马天水结了婚，马天水入党是我哥哥介绍的，我哥哥对他了解，他当时是晋察冀的一名党委书记。结婚后，马天水希望我在司令部工作，因为当时司令部的家属都在司令部住。区委委也找我谈话，把我调到军区，但是我执意不去。我说：“我不在司令部，不愿意坐机关，我从14岁起，始终打游击，一下子让我到司令部，我不适应，我在游击区呆惯了，你要是非逼着我坐机关，咱俩就离婚。当初你是答应我的，我们结婚前是定好了合约的，我要的是自由和解放，现在却要限制我，男女平等，女人有女人的权利和自由。”

后来组织部不断找我做工作，我只好到了司令部，可真是不适应，我就跑到下边打游击两个多月不回去，组织上又找我谈，我脾气急，我就写信，写完让组织部长带给马天水去，组织部长不带，说：“我要是给老马带去，老马还不打我。”我没办法，就让通信员邮寄出去。马天水拿着信找组织部，他

不离婚。后来我又给他写信，我说：“咱俩观点不一样。”最后组织同意了。现在我也能理解他，他是想要孩子，可我在游击区，不能老上他那儿去，怎么要孩子，我是想不解放不要孩子，所以他说：“我有老婆跟没有一样。”最后，我们还是离婚了。

## 弟弟死而复生

我弟弟比我小2岁，他也是14岁就开始参加抗日了，他在我们唐县东边十几里地的望都县。弟弟15周岁那年，被日本人抓走了，我们那里虚两岁，我们说是17岁，17岁照现在也是个孩子，但他已经是区长了，是日本人从地道里挖出来抓走的。

我们唐县和望都县，都属于地势高的地方，能挖地道，刚开始没经验，就是一家一户挖了地道，日本人来了藏进去。因为有汉奸特务报信，日本人进村，一挖就能把地道里的人挖出来，1940年我弟弟就是这样被抓走的。到了后来，大概是1942年，县大队的人指示我们，把各个村子的地道连接起来，我们就开始从这个村把地道连接到那个村，村与村之间十几里地呢，鬼子从这个村里来，我们钻地道跑到那个村子里去了。地道出口在野地、坟圈子里，从地道里跑出去了，敌人根本就抓不到了。所以，我们那时候可累了，天天挖地道，女人、孩子、老人没有怕累的，也是为了保命，不能让日本人抓了去，老百姓也特别保护我们这些干部，给我们通风报信。

弟弟被日本人抓走以后，好长时间没消息，我妈天天盼着我弟弟能回来，弟弟几年也没回来，我们想，他肯定是让日本人杀害了。

1945年，我们家突然来了个披头散发、皮包骨的男人，一进家门见了我妈就叫，我妈以为活见鬼了，使劲往外轰他。轰了几次，这个人也不走，他说他没死。

我弟弟没死，真是他命大。他被日本人抓走后，没承认自己是抗日的区长，只说自己是个小老百姓，敌人看他是个小孩，又瘦又小，也没太注意他。

他们是被火车送到一个岛上的，岛上和他一起被关押的有好几百人，关押他们的牢房对面是一溜大狗笼子，养了很多的军犬。这些被抓的共产党，日本人一个个出去喂狗，每次拉出去一个活人叫狗，大家都能看到，大狗张着大嘴把人一口口撕扯着吃。最后逃出来的，就剩下十个八个的了，我弟弟命大，算是回来了。

采写：杨金凤 摄影：钟国庆